

西北漢語助詞「著」的比較研究

論語言接觸性演變的一種新模式

范曉蕾 [Xiaolei Fan]

北京大學 / Peking University

漢語的助詞「著」是一個用於表達持續性事件的非完整體標記，北京話裡它緊附於謂詞上形成「V著O」式，用例如「牆上掛著畫」「他騎著車上學去了」。在中國太行山以西的北方漢語方言（簡稱「西北漢語」）裡，助詞「著」有一系列迥異於北京話「著」的語法表現。首先，西北漢語的「著」在標示非完整體時經常遠離謂詞而位於賓語之後，如「<寧夏中寧>我寫作業著呢^{我正在寫作業}」。而且，這種「VO著」式可表達的非完整體意義遠多於北京話的「V著O」式，如「<烏魯木齊>路堵死底呢^{路是堵死的狀態}」。其次，甘肅、青海、新疆的西北漢語裡助詞「著」還可以插在兩個VP之間承擔「連鎖標記」的功能，如「<西寧>家抱住娃娃著餵奶著^{她正抱著孩子餵奶呢}」，這種「VP1+著+VP2」式的連鎖結構偏離了漢語為「連動型語言」的基本模式。由於「著」的這些特異現象既不見於古漢語文獻，也不見於其他地區的漢語，我們便比較了中國西北民族語（蒙語、藏語、突厥語）的相應表達式，最終證實：西北漢語「著」的各種特異表現源於漢語跟西北民族語接觸引發的創新性演變，其演變機制代表了語言接觸性演變的一種新模式「妥協性創新」。簡言之，兩種語言如果類型迥異，在接觸中就偏向創造一種「各讓一步、達到雙贏」的新形式。

關鍵字: 助詞「著」, 西北漢語, 非完整體, 連鎖結構, 語言接觸, 妥協性創新

1. 引言：西北漢語「著」的特異性

本文致力於分析西北漢語助詞「著」的語法功能。這裡的「西北漢語」指中國太行山以西的北方地區（山西、陝西、寧夏、內蒙古西部、甘肅、青海、新疆）的漢語方言，它覆蓋了晉語、中原官話、蘭銀官話等多種北方方言。助詞「著」是北方漢語重要的非完整體(imperfective)標記，北京話裡它用於表達一部分持續性事件，用例如

「牆上掛著畫」「他騎著車上學去了」，當中的「著」是動詞後綴，句法上要緊附於謂詞上，會形成「V著O」式。在漢語方言中，助詞「著」的語音形式除北京話的 [tʂə] 外，還有 [tʂəʔ] [tiʔ] [ti] [te] 等——方音文獻記作「者」「的」「得」「底」等字，多數方言學者認為它們均源於中古漢語的「著*diak」。即使不論音形，這些形式在標示持續體的功能上與北京話「著」也高度平行，宜歸為同一性語素。因此，本文統一用「著」賅北方漢語各方言裡對應於北京話「著」的助詞。

1.1 現象觀察

以往文獻顯示，西北漢語的「著」有幾個特殊的語法表現。第一，西北漢語的持續性事件句若是VO語序，該句的非完整體標記「著」經常要遠離謂詞而位於賓語之後，形成「VO著」式，見(1)，這個語序不同於北京話的「V著O」式。

(1) 西北漢語的「VO著」格式：

- a. <山西洪洞>桌子上還擱一碗水著哩_{桌上還放著一碗水。}（喬全生2000）
- b. <西安>他正跟一個朋友說話著呢_{他正跟一位朋友說話呢。}（孫立新2007）
- c. <寧夏中寧>我寫作業著呢_{我正寫作業呢。}（李倩1997）
- d. <烏魯木齊>他...姓張底呢_{他姓張。}（王景榮2008）

需說明，多數西北方言裡「VO著」需要句末助詞「呢」（形成「VO著呢」式）方能完句¹。各方言助詞「呢」的語音形式也很多樣，方音文獻一般根據該詞的語音形式記作「呢」（如蘭州、烏魯木齊）、「哩」（如山西洪洞、寧夏同心）、「嘞」（如陝西榆林、陝西神木）、「唻」（如寧夏固原）、「噠」（如甘肅天水）、「咧」（如山西平遙）、「唸」（如西寧）等字形。第二，西北漢語的「著」作為非完整體標記，能搭配的謂詞類型遠大於北京話的「著」。如(2)所示，很多西北方言的「著」可搭配「是、有、在」等靜態動詞(stative verbs)、「死、塌、來」等達成動詞(achievement verbs)及「堵死、騰空、記下」等動結式，這類搭配式不見於北京話的「著」。

1. 「完句」指句子在一個說話片段(utterance)可以單獨報導信息，獨立成句。例如，北京話的句子「他吃著蘋果」一般無法完句，它要帶上語氣詞「呢」或後續小句方能結束一個說話片段。

(2) 西北漢語「著」可搭配的VP類型很廣泛：

- a. [靜態謂詞]<甘肅臨夏>刺玫花為王著呢_{.....}刺玫花是花王。（張建軍2007）
| <陝西榆林>羊圈裡還有羊著嘞_{.....}羊圈裡還有羊呢。
- b. [達成動詞]<甘肅慶陽>魚死著哩_{.....}魚是死的。 | <寧夏同心>家裡來客著哩_{.....}家
裡來了客人了（現在有客人在家）。（張安生2000）
- c. [動結式]<烏魯木齊>路堵死底呢_{.....}路是堵死的狀態。（王景榮2008）
| <西寧>我把你的好處記下者_{.....}我記下了你的好處了。（任碧生2006）

西北漢語裡，表達持續性事件的「VP+著」在謂詞搭配上的多樣性意味著當中的「著」可以標示更多類型的非完整體意義。第三，本文將漢語中兩個或以上的動詞性成分連接而成的結構式「VP1+VP2」統稱為「連鎖結構」(verb-chaining construction)，北京話的連鎖結構包括了多種句法關係：動賓式（如「打算去」）、連動式（如「出門買菜」）、使役式（如「派他去」）、動趨式（如「帶來」）、動結式（如「打死」）。北京話中，連鎖結構中從屬性的VP1只有蘊含持續體意義時才能用上「著」，如「騎著車上學」。但是，在一部分西北漢語中，很多連鎖結構的VP1即使不含有任何持續體意義，也會用上「著」，見(3)。

(3) 西北漢語的連鎖結構偏向用「著」：

- a. [連動式]<烏魯木齊>外國人吃飯不用筷子，都用底叉叉子吃底呢_{.....}用叉子吃。（劉曉玲2003） | <西寧>家抱住娃娃著餵奶著_{.....}她抱著孩子餵奶呢。
- b. [使役式]<烏魯木齊>教底_{.....}著讓娃娃個人拿鉛倒個槍玩去_{.....}教孩子用鉛做槍玩。（劉曉玲2003） | <西寧>老闆打發著小王去一趟_{.....}打發小王去一趟。

西北漢語助詞「著」的這些特殊現象雖然早有文獻報導，但有兩個事實尚不清楚。第一，西北漢語的「著」可搭配的謂詞類型如此廣泛，該詞的句法語義環境及語義功能是什麼？第二，漢語的連鎖結構在句法關係上類型多樣，西北漢語的「著」可用於哪幾種連鎖結構，能形成怎樣的結構形式？同時，這些現象為我們提出如下兩個理論議題：

- (一) 西北漢語的「著」具有獨特的語法性質。特別是，表達非完整體事件的「VO著」的「著」並非附於謂詞V上，而是在賓語O之後，它不宜看作動詞附綴(verb-suffix)，該如何界定這個「著」的句法性質？

- (二) 助詞「著」的上述特殊表現具有地域分佈的局限性，它不見於太行以東的北方漢語及南方漢語。那麼，為何「著」僅在西北漢語中有如此多的特性？這組語法現象如果是西北漢語的創新，這種創新性演變的動因和機制是什麼？

本文將綜合描寫西北漢語「著」的語法表現，整理出該詞的功能分類，由此來解答上述的理論議題。

1.2 以往研究

以往文獻對西北漢語「VO著」格式的產生動因提出過解釋，但存在缺漏，不足以充分解釋該格式的產生機制。

喬全生 (1998) 主張，晉語「VX的_著」是承繼唐宋以來的「VX著」式，晉語位於賓語後的「的_著」與北京話「著」一樣都是體標記。這個說法值得商榷。第一，喬全生所謂「西北漢語的『VO著』繼承唐宋以來的『VX著』式」的判斷沒有足夠的歷史文獻作證據。「著」的非完整體用法在歷史文獻中皆用「V著O」式 (4.1節)，喬先生所舉的唐宋以後文獻中的「VX著」例句皆是非現實 (irrealis) 事件句，它們或是 (4a) 這樣的祈使句，或是 (4b) 這樣的意願句或假設句。

(4) 喬全生 (1998) 裡唐宋以後文獻中的「VX著」例句：

- a. [祈使句] 你老人家放精神著。 (《元雜劇·竇娥冤》)
b. [意願句] 我保姐姐著。 (《兒女英雄傳》)

而且，古漢語的這些「VX著」句不依賴句末助詞「呢」便可完句，這個現象不同於當今西北漢語中表達非完整體事件的「VO著」多依賴「呢」完句的情況。由此看來，古漢語文獻中「VX著」的「著」並不是 (1) 裡的那種非完整體功能，而是非現實事件句的語氣詞——它大概標示了祈使意願語氣或假設條件的意義。因此，當今西北漢語裡 (1) 的「VO著」和古漢語裡 (4) 的「VX著」不具有同一性。第二，當今西北漢語的「著」確實保留了 (4) 裡的那種種語氣詞功能，但表達語氣義的格式「VX著」不像非完整體格式「VO著」那樣具有地域局限性。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廣東等其他漢語方言的持續體助詞皆有這種語氣功能 (張林林1991; 伍雲姬1996; 楊永龍2002; 張洪年2007[1972]; 史甲慶2009)，這些南方漢語裡「著」的語氣詞功能和非完整體功能是截然不同的：該詞的語氣功能用於「VX著」式，該詞的

非完整體功能像北京話裡那樣是用於「V著O」式的。因此，「著」的語氣功能與其非完整體功能相差甚遠，不宜將古漢語文獻及南方漢語的「VX著」式等同於西北漢語裡表達持續性事件的「VO著」式。

司富珍(2004)認為，山西晉語「VO著」式的產生源於句子的主賓語不對稱，該格式是「名詞併入」(NP-incorporation)的句法運作，該文談道：「動詞和賓語可以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成為類似於詞的語法單位，形成的結合體以動詞為中心(head)，它具有動詞的語法特性，如可以像一般動詞一樣帶有時體標記。」這個解釋有其道理，但不充足。句子的主賓語不對稱是語言的普遍規律，賓語NP併入動詞而形成動詞複合體的現象在世界語言中也很常見，為何「V著O」式發生名詞併入的現象不見於其他漢語方言而限於西北漢語呢？這應非偶然，需要解答。

推進本課題的研究需有更詳實的語料，我們實地調查了18種西北方言，並採用了方言出版物的研究，共涉及31種漢語方言，囊括了由山西至新疆的西北各省的漢語，如下所示。

詳細調查	銀川、寧夏賀蘭、寧夏固原、甘肅通渭、陝西榆林、甘肅天水、蘭州、甘肅臨夏、西寧
簡略調查	山西平遙、太原、山西離石、陝西漢中、陝西鳳縣、甘肅慶陽、甘肅武威、甘肅隴西、內蒙鄂爾多斯
出版文獻	山西山陰、山西洪洞、山西婁煩、山西定襄、陝西神木、陝西綏德、西安、陝西戶縣、寧夏同心、寧夏中甯、甘肅敦煌、烏魯木齊、中國境外的東幹語

本文例句所在的方言點用「<地名>」標示，但北京話的例句是默認情況，不加標示。北京話是我們分析西北漢語的比較對象，它的語法系統不同於「國語」或「普通話」等漢語標準語。例如，書面語常見的搭配式「有著」、「喜歡著」是北京話不接受的用法，書面語表達動態進行性事件的「在VP」式（例句如「我們在上課」）也不見於北京話。

本文安排如下：第2節描寫西北漢語「著」標示非完整體意義的用法；第3節描寫西北漢語「著」作連鎖標記的用法；第4節通過語料比較論證了西北漢語「著」的特異表現源於漢語與西北民族語接觸而引

發的演變；第5節從理論上探討了西北漢語「著」的創新性演變代表了語言接觸性演變的一種新模式「妥協性創新」；第6節是餘論，簡述論證接觸性演變的證據要義。

2. 非完整體標記：功能覆蓋面廣

北京話的助詞「著」作為非完整體標記並不能用於所有的持續性事件句，它有三方面的語法限制：一是局限於幾種持續性事件的表達，二是只能搭配一部分蘊含持續段的動詞，三是很難搭配否定副詞。然而，西北漢語的非完整體標記「著」可以突破這些限制。

2.1 所標記的非完整體類型之廣泛性

根據 Comrie (1976)、Bybee et al. (1994) 等經典的類型學文獻，非完整體範疇大致分為三類：靜態持續 (stative) (例句「牆上掛著畫兒」)、動態進行 (progressive) (例句「張三正吃飯呢」)，類指慣常 (generic-habitual) (例句「北方人過年吃餃子」)。這三類非完整體意義還可以分次類，本節就依據漢語的表達形式將它們分次類，這樣能呈現出北京話和西北漢語的「著」在非完整體表達中的差異狀況。

2.1.1 北京話和西北漢語的「著」共享的非完整體功能

靜態持續體是北京話「著」主要標示的非完整體意義，見 (5)，這種表達裡「著」具有句法強制性，不可省略。

(5) 北京話「著」用於靜態持續句：

- a. [存在性狀態] 牆上掛*(著)一幅畫。(=牆上有一幅畫兒。)
- b. [附著性狀態] 張三今天穿*(著)羽絨服呢。(≠張三今天有羽絨服)

例 (5a) 是漢語的處所主語句（存在句），這種句子表示某個處所放置有某物品，整句可變換為「有」字句。這種句子裡「著」標示的靜態持續體可稱為「存在性狀態」。例 (5b) 屬於施事主語句，它表示張三通過「穿」的動作令羽絨服附著在身上，即動詞所指的動作令賓語所指的受事附著在主語所指的主體上，整句不能變換為「有」字句。這種句子裡「著」標示的靜態持續體可稱為「附著性狀態」。動態進行

體是北京話「著」次要的非完整體用法，見 (6)，這種表達裡「著」可以省略，而句末助詞「呢」才是強制性的完句標記。

(6) 北京話「著」用於動態進行句：

- a. [時點進行] 張三正吃(著)中藥*(呢)。
- b. [時段進行] 張三這兩年一直吃(著)中藥*(呢)。

例 (6a) 描述一個特定時間點上進行的動作，這種表達可以用進行體副詞「正」，它代表了動態進行體的一個次類「時點進行」。例 (6b) 描述了一個特定時間段內持續或反復進行的動作，這種表達可以用副詞「一直」，它代表動態進行體的另一次類「時段進行」。例 (5-6) 代表了北京話「著」可標記的所有非完整體意義，它們是漢語裡「典型的非完整體」意義。

西北漢語的「著」也可以標示這些典型的非完整體意義，見 (7)，而且，在筆者實地考察的方言裡，這些非完整體的表達中「著」均有句法強制性，不可省略。

(7) 西北漢語「著」標示典型的非完整體意義：

- a. [存在性狀態]<蘭州>大餅裡夾下*(著)一根油條呢。
| <烏魯木齊>桌上放著一碗水呢。(王燕2004)
大餅裡夾著一根油條。
- b. [附著性狀態]<陝西神木>我跟上王兆相鬧革命著。
我跟著王兆相幹革命的時
候，你還穿留襠褲兒著嘞。你還穿著開襠褲呢。 (邢向東2002) | <烏魯木齊>冰箱裡給你留底西瓜底呢。
冰箱裡給你留著西瓜呢，吃去。 (周磊2006)
- c. [時點進行]<寧夏中寧>我寫作業著呢。
| <西安>他正跟一個朋友說話著呢。
我正在寫作業。 (李倩1997)
他正在跟一個朋友說話。 (孫立新2007)
- d. [時段進行]<陝西戶縣>他這幾年當校長著沒。
| <蘭州>那一路上一直唱歌*(著)呢。
他這些年當著校長沒？ (孫立新2003) | 他一路上一直在唱歌。

2.1.2 西北漢語「著」獨有的非完整體功能

除卻例 (5-6) 代表的那些典型的非完整體意義外，西北漢語的「著」還可標示更多類型的非完整體意義，這類用法不見於北京話的「著」。

首先，西北漢語的「著」可以用於表達更多種類的靜態持續性事件。例如，(8) 是西北漢語表達穩定狀態的句子，它們均用到了「著」。

(8) 西北漢語「著」標示穩定狀態：

- a. <寧夏固原>爺爺喜歡孫子著哩。
.....爺爺喜歡孫子。
- b. <西寧>家把張三當作好人著。
.....他把張三當作好人。
- c. <陝西戶縣>你去看看他在家著沒。
.....你去看看他在家沒？（孫立新2003）
- d. <蘭州>合同上有你去年簽下的字著呢。
.....合同上有你去年簽的字。

例 (8a–8b) 是表達好惡知曉的心理狀態，(8c–8d) 是表達領屬或存在的關係狀態，它們的體貌意義應該屬於靜態持續體的範疇。但是，北京話表達這類靜態持續性事件不能用「著」，足見北京話「著」的靜態持續體功能有相當的局限性。再看 (9)，它們代表特殊的靜態持續體次類「達成性狀態」。

(9) 西北漢語「著」標示達成性狀態：

- a. <寧夏固原>房子騰空著哩。
.....房間騰空了，能把東西放下了/*後來又有人住進去了。（「著」句的衍推義 (entailments)：房子現在是空的）
- b. <寧夏賀蘭>他媽給著他五十塊錢呢。
.....他媽給了他五十塊錢，不用擔心他吃飯/*他早就花光了。（「著」句的衍推義：他現在手上有錢）
- c. <寧夏同心>家裡來客著哩。
.....家裡來客人了。（張安生2000）（「著」句的衍推義：客人現在在家裡，還沒離開）
- d. <甘肅慶陽>火滅著哩。
.....火是滅的，煮不成飯。

這種用「著」的達成性狀態句中，詞彙性VP都表示終結性動作，如 (9a) 的「騰空」和 (9d) 的「滅」都是表示動作瞬間完成的達成動詞，但是，整句表示這種瞬間性動作在終結之後留下的「結果狀態」(resultative states) 在持續。如 (9a) 所示，其「著」句不僅表示房子騰空的事件結束，還表示該事件的結果狀態「房子是空的」延續至說話時間，這表現為「著」句之後不能加上取消結果延續義的句子「後來又有人住進去了」。所以，(9) 的句子都表達靜態持續性事件，它們斷言了終結性動作的結果狀態延續至今。這種「著」句不同於用完整體(perfective) 助詞「了」的句子。(9) 裡句子的體貌詞若換用「了」，句子就會失去結果狀態延續至今的意義。例如，(9a) 的「著」句如果換成「房子騰空了」，它後面就可以接上句子「後來又有人住進去了」來取消房子現在是空的意義。

「達成性狀態」雖是一個特殊的靜態持續體，它的意義卻跟典型的靜態持續體——(5) 裡的存在性狀態、附著性狀態——高度相似，因

為後兩種靜態持續體也是表達動態動作結束之後的「結果狀態」。例如，(5a)「牆上掛著一幅畫」表示動態行為「把畫掛到牆上」之後的結果狀態「牆上有畫」，(5b)「張三今天穿著羽絨服呢」表示動態行為「把羽絨服穿上」之後的結果狀態「羽絨服在身上」。這三種涉及結果狀態的靜態持續體在西北漢語裡均用「著」標示，可見，Smith (1997[1991]) 將普通話的「著」刻畫為「結果性」(resultative) 標記是頗有道理的。

再看，西北漢語的「著」可以用於表達更多種類的動態進行性事件，例句如下。(10) 表示一個性質在程度上處於漸進性增強的過程中，這屬於持續性的動態變化，可稱為「漸變性進行」。

(10) 西北漢語「著」標示漸變性進行：

- a. <甘肅隴西>家裡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著)呢。(日子當前處於逐漸變好的過程中。)
- b. <烏魯木齊>水果開始壞著呢。水果開始壞了。(王景榮2008) (水果當前處在變壞的過程中。)

例(11)表達了一種特殊的動態進行性事件，其事件只發生在一小段時間，但事件的參與者要在一個很長的時段裡持續地為此忙碌，即事件影響參與者行為的時段超過了事件的實際時間。例如，事件「高考」雖然在一年中的兩天內完成，但(11a)表達高考一事用「著」，就傳達了這樣的意思：參與者「我」要為此忙碌一整年，在高考前做好幾個月的準備，在高考後還要填報擇大學志願並等待錄取通知。這個特殊的進行體可稱為「影響性進行」。

(11) 西北漢語「著」標示影響性進行：

- a. <甘肅通渭>我今年高考*(著)嘞。我今年高考，為此忙碌一年。
- b. <蘭州>今年北京開奧運會*(著)呢。今年北京忙著開奧運會。

例(12)表達的持續性事件是「暫時性狀態」，其詞彙性謂詞「紅、晴」等是靜態的，但它們表達的狀態很短暫，以致於可以用上進行體副詞「正」，所以，我們將它歸到動態進行體範疇中。

(12) 西北漢語「著」標示暫時性狀態：

- a. <陝西神木>花兒正紅著嘞。花兒正處於紅紅的狀態。(邢向東2002)
- b. <甘肅天水>兀出差的兀一天著。他出差的那一天，天氣晴*(著)嘍。天氣正是很晴朗的狀態。

類指慣常義是反映自然規律、社會規則或恆常屬性的意義 (Krifka et al. 1995)，它被歸到非完整體範疇。北京話的「著」從不用於表達慣常事件，但一部分西北漢語的「著」可以標示很多類指慣常義，見 (13)。

(13) 西北漢語「著」標示類指慣常義：

- a. [高頻活動]<陝西榆林>那個媽上個月還經常來看那個著嘞。他媽媽上個月經常來看他。
- b. [條件規律]<甘肅臨夏>夏天一到時著。一到夏天，河裡大水發著哩。河裡就會發大水。
- c. [義務屬性]<蘭州>事情沒那麼辦著。事情不該那麼辦，這麼辦著呢。應該這麼辦。
- d. [內在能力]<甘肅天水>我能聽懂上海話著嘍。我能聽懂上海話。
- e. [功能性質]<山西山陰>李老師教數學著哩。李老師教數學(是數學老師)。
- f. [靜態特點]<寧夏固原>他家的娃娃聰明著唻。他家的孩子很聰明。²

類指慣常義其實涵蓋很多種次類意義。例如，(13a) 表示高頻活動，(13b) 表示某種條件下事態必然發生的規律，(13c) 表示客觀情況或社會規則決定事物的某種義務屬性，(13d) 表示主體的能力屬性，(13e) 是陳述功能習性或人物職業，(13f) 是陳述事物的性質特點。在我們調查的很多西北方言裡，類指慣常句裡「著」是完句的必有成分，具有句法強制性。

2.2 可搭配的VP類型之多樣性及句法強制性

即使在時點進行、時段進行這種典型的非完整體表達中，北京話「著」可搭配的VP類型也很受限，如 (14) 所示，很多動態進行句不能用「著」，原因是當中的動詞不能搭配「著」。

2. 北京話的句子「他家孩子聰明著呢」也成立，它帶有強調程度高的主觀語氣，學界主張當中的「著呢」是凝固性的語氣詞，這不同於西北漢語「著(呢)」的非完整體功能。

(14) 北京話「著」不能搭配很多動態持續性動詞：

- a. [時點進行] 張三正借(*著)書呢。 | 他正賣(*著)菜呢。
- b. [時段進行] 這個廠多年來一直偷(*著)稅。 | 這兩年他一直在他爸的店裡幫(*著)忙呢。

北京話的「著」只能用於勻質 (homogeneity) 事件的表達 (王媛 2012)，這造成它的謂詞搭配有很多限制。陳前瑞 (2003) 提出，北京話「著」所搭配的VP一般指涉具有直觀性的具體動作 (如「吃飯、看書、寫字」)，不能是指涉「類型性事件」的活動 (如「賣菜、借書、殺豬、偷稅、做生意、幫忙」)。這應該是因為類型性事件包含了多個具體動作，其過程是非勻質的。北京話的「著」限於勻質事件的表達，也可解釋該詞無法搭配「(蚊子)叮、點(炮竹)、開(學)」等動詞的現象，見 (15a)，這些動詞所述的事件持續段過短，幾乎可視為表示瞬間性 (非勻質) 動作的達成動詞。

(15) 北京話「著」無法表達瞬間性動作：

- a. [時點進行] 蚊子正叮(*著)張三呢。 | 孩子正點(*著)炮呢。
- b. [時段進行] 這個隊現在處於贏分的狀態/*贏著呢。 | 我們廠的牛奶上電視了/*上著電視呢。

再看，典型的達成動詞「贏、上(電視)」所述的事件是過程勻質性很差的，這類動詞在北京話裡難以搭配任何非完整體標記，見 (15b)。

但是，西北漢語「著」沒有上述的動詞搭配限制，它在動態進行句中幾乎可搭配任何VP，見 (16)，加之它廣泛用於多種非完整體的表達中，也就能搭配更多類型的動詞。

(16) 西北漢語「著」可搭配各種動詞：

- a. [時點進行]<寧夏賀蘭>他借書*(著)呢。他正在借書。 | <蘭州>那殺豬*(著)呢。他正在殺豬。
- b. [時段進行]<甘肅天水>這個廠一直偷稅漏稅*(著)噠。這個廠商一直偷稅漏稅。 | <西寧>這兩年家給家子爸爸上店裡幫忙*(著)。這兩年他一直給他爸爸的店裡幫忙。
- c. [瞬間性動作]<甘肅臨夏>蚊子嘎娃叮*(著)哩。 | <烏魯木齊>我們廠的牛奶上電視底呢。處於在電視上放廣告的狀態。 (王燕2004) | <寧夏固原>前面一直輸*(著)唻。處於輸分的狀態， 現在贏*(著)唻。處於贏分的狀態。

而且，根據筆者調查，陝西以西的北方漢語裡非完整體標記「著」的句法強制性也高於北京話的「著」，它不僅在靜態持續句中不可省略，在動態進行句中也不可省略。

2.3 與否定詞「沒/不」共現

學界皆知，北京話的「著」極少見於否定式，動態進行句和多數靜態持續句的否定式為「沒VP」，見 (17)。

(17) 北京話「著」排斥否定副詞：

- a. [靜態持續] 他家牆上沒掛(?)著畫兒。 | 他今天沒穿(*著)羽絨服。
- b. [動態進行] 他現在沒吃(*著)飯，正看書呢。 | 孩子這兩天一直沒看(*著)書，總是玩兒。

北京話只有存在性狀態、附著性狀態的表達中，一小部分姿勢動詞（如「躺、站、坐」）和描述事物狀態的動詞（「開、亮」）可用「沒V著」（袁毓林1992），見 (18)，這應該源於靜態持續體功能的「著」仍留有動相補語 (phrase complement) 性質（木村英樹1983）。

(18) 北京話裡一部分「V著」可搭配否定副詞：

- a. [姿勢動詞] 他沒躺著/沒坐著啊。 | 有椅子了，我就不站著了。
- b. [狀態動詞] 窗戶沒開著啊。 | 他屋裡燈沒亮著，應該是沒人。

但是，在一部分西北漢語中，非完整體標記「著」可以更自由地搭配否定副詞，見 (19)。只不過，在多數西北方言裡，非完整體事件的否定句用「著」的強制性並不高。

(19) 一些西北漢語裡「著」可以搭配否定副詞：

- a. [時點進行的否定式]<山西山陰>他沒洗衣裳的沒洗衣裳。^{.....}（郭利霞2006） | <陝西神木>小王這陣不做作業著。小王現在沒做作業。^{.....}（邢向東2002）
- b. [時段進行的否定式]<寧夏同心>東房這兩天沒住人著。^{.....}（張安生2000） | <甘肅通渭>我爸沒當校長著。^{.....}
- c. [其他非完整體的否定式]<西寧>家裡種子沒買下著。家裡種子還沒有買到。^{.....}（任碧生2006） | <甘肅通渭>這個月我沒天天去著。我沒有天天去。^{.....}

2.4 句法性質：一般性的非完整體標記

表1總結了北京話「著」與西北漢語「著」可出現的非完整體類型。從中可見，很多西北方言裡「著」的功能幾乎覆蓋了非完整體範疇的所有類型，已發展為「一般性的非完整體標記」(general imperfective marker)，其使用範圍遠超北京話的「著」。

表 1. 北京話與西北漢語的「著」所標記的非完整體類型

基本類	次類	北京話的例句	北京話用「著」	西北漢語用「著」
靜態持續	附著性狀態	他今天穿著羽絨服呢。	著	著
	存在性狀態	牆上掛著一幅畫。	著	著
	穩定狀態	他家有房子。 他同意你的看法。	*著	著
	達成性狀態	魚死了。 屋子騰空了。 他媽給了他兩百塊錢，肯定有錢吃飯。	*著	著
動態進行	時點進行	我正看書呢。	著	著
	時段進行	他這兩年一直吃中藥呢。	著	著
	暫時性狀態	現在是春天，花兒正紅呢。	*著	著
	漸變性進行	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著	著
	影響性進行	他去年高考著呢，一整年都忙得很。	*著	著
類指慣常	高頻活動	他家經常吃餃子。	*著	著
	條件規律	哈爾濱冬天會下雪。	*著	著
	內在能力	他能聽懂上海話	*著	著
	義務屬性	這道題應該這樣做。	*著	著
	功能性質	王老師教數學。 張三很聰明。 老李是山東人。	*著	著

西北漢語的不同方言裡，「著」在使用範圍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大致趨勢是：越偏西的方言中，「著」可標記的非完整體類型越多，可搭配的VP類型越廣，其句法強制性也越高；越偏東的方言裡，「著」的使用廣度則反之。例如，甘肅、青海方言的「著」幾乎可標記上述所有的非完整體意義；相反，山西方言裡，「著」可標記的非完整體類型則偏少，「漸變性進行」「影響性進行」等特殊的非完整體意義不能用「著」標示，很多山西方言表達動態進行性事件並不強制用「著」。

多數西北漢語裡，肯定式的持續性事件句中「VO著」式要有「呢」方可完句（僅青海方言是例外），所以，連用式「著呢」常被方家視為一個雙音節句末助詞。我們不完全認同這種看法，因為某些西北方言裡非完整體的否定式只用「著」而不用「呢」（2.3節），這表明「著」和「呢」最好看作兩個獨立的助詞，它們在肯定句中共同合作標記了非完整體意義。當然，「著呢」連用的高頻性確實導致它們在某些語境下有合併為一個助詞的傾向，發展出主觀語氣 (mood) 功能，這一用法將另文詳述。

3. 連鎖標記：遠離漢語的句法模式

在甘肅、青海和新疆地區的西北漢語中，助詞「著」還可在各類連鎖結構「VP1+VP2」裡作連鎖標記 (verb-chaining marker)（類似於「副動詞標記」）³，句法上位於VP1和VP2之間，其語法作用並不涉及時體意義，而是在形式上隔開兩個連用的VP並標示出它們的句法依存關係。漢語的「VP1+VP2」可編碼為不同性質的句法語義關係（1.1節），本節根據連鎖結構的語法性質逐一討論西北漢語中「著」作連鎖標記的情況。

3. 連鎖標記會被認為是「副動詞標記」(coverb marker)。副動詞標記一般指附於動詞連鎖結構的依附性或從屬性 (subordinate) 的VP上來表達相鄰兩個VP之間的句法依存關係和不同語義關係的標記，Slater (2003) 將這種相關性小句上的動詞性附綴稱為「非完結小句標記」(non-final clause marker)。本文的「連鎖標記」在所指範圍上更大一些，西北漢語「著」的連鎖標記功能還包括它在動趨式中擔任趨向補語標記（形式如「動詞+著+趨向補語」）和它在使役式中擔任使役標記（形式如「使役動詞+著+VP」）的用法（3.3節），在這兩種用法中「著」是附於謂語的核心動詞上的。

3.1 言說內容關係的動賓式用「著」

北京話「他說明天來看你」「他後悔沒幫上忙」等句子的謂語是連鎖結構「V1+VP2」，當中的V1是言說動詞或心理動詞，如「說、發現、希望、想、打算、同意、後悔、承認、決定」，當中的VP2是言說的或心中所想的內容。這種「V1+VP2」的語義關係可描述為「言說內容關係」，它在漢語中形成的句法關係是動賓結構，VP2是V1的補語小句 (complement clause)。北京話裡，這種連鎖結構的V1後面一般不用標記，而很多西北漢語裡，這個V1後面可以用甚至強制用「著」，見(20)。

(20) 西北漢語「著」作補語小句標記：

- a. <山西洪洞>我爸說的那今天不來了 我爸說他今天不來了。 (天高1996)
- b. <寧夏賀蘭>他指望(著)你幫他忙呢 他指望你幫他的忙。
- c. <西寧>家後悔(著)沒幫上忙 他後悔沒幫上忙。
- d. <甘肅臨夏>我思謀(著)兀個快來了 我想他快來了。
- e. <烏魯木齊>前天才聽底別人說底呢 前天才聽到別人說起呢。

在這類情況中，「著」無持續體意義，而近於一個將V1與補語小句VP2隔開的「補語小句標記」(complementizer) 或曰「直接引語標記」(quotative marker)。

3.2 各種語義關係的連動式用「著」

傳統上將北京話裡(21)句子的核心謂語「VP1+VP2」式稱為連動式，不過，它限於當中的VP1和VP2共用一個論元所指（多為主語）的情況，而非Aikhenvald & Dixon (2006: 1) 界定的廣義的「連動結構」(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21) 北京話的兩種連動式：

- a. [伴隨方式關係] 他騎著車子走了。| 他拿一本書換了個茶缸。
- b. [承接目的關係] 他晚上吃了飯出門了。| 我想買個毛筆寫字。

北京話裡，這種連動式主要有兩種語義關係。一種是伴隨方式關係，VP1和VP2是同時發生的動作，VP1常常代表VP2這個動作的方式，如(21a)；另一種是承接目的關係，VP1和VP2指先後發生的動作，VP2所

指的動作常常代表VP1這個動作的目的，如 (21b)。雖然北京話的一些伴隨方式義的連動式中VP1會用體助詞「著」，如「穿著衣裳睡覺」，這是因為伴隨關係與持續體在語義上是相合的，但當中的VP1和VP2之間沒有任何標記隔開，是無縫連接的。

在甘肅、青海、新疆等西北漢語裡，表達 (21) 這種連動式的格式要在VP1和VP2之間插入「著」，由此隔開了兩個動詞性成分，見 (22)。

(22) 西北漢語「著」插入在連動式中：

- a. [伴隨方式關係]<西寧>家抱住娃娃著餵奶著她正抱著孩子餵奶呢。 |
 <甘肅臨夏>兀個車子騎上著走了他騎上車子走了。
- b. [承接目的關係]<西寧>家買了點東西著去送禮買了點東西去送禮。 |
 <甘肅臨夏>兀個衣裳脫過著睡覺哩他脫了衣裳睡覺。

例 (22) 裡的「著」不表達體貌意義，因為當中的VP1往往帶有一個緊附於V1上、標示體貌義的成分（如「住」「上」「了」），所以，這種連謂式中附在VP1後面的「著」應該是連鎖標記。

例 (21–22) 中的連動式屬於漢語的常規連鎖結構，它們的VP1和VP2分別指涉不同的動作，漢語的各個方言都是用連動式表達這類意義。一部分西北漢語還有「特殊的連鎖結構」，其意義在其他漢語方言裡不能由連動式表達。第一種特殊的連鎖結構見 (23)，當中的VP1和VP2指同一個動作，這兩個VP在意義上是「同指關係」。北京話表達 (23) 只能用其中的一個VP，否則會語義冗餘。

(23) 西北漢語裡同指關係的連鎖結構：

- a. <甘肅臨夏>這塊布能裁著做個褲子哩這塊布可以裁/做一條褲子。
- b. <西寧>打發著派他著去一趟打發/派他去一趟。
- c. <烏魯木齊>那媽給她梳底紮咧個辮辮子她媽媽給她梳/紮了個辮子。（王燕 2004）

第二種特殊的連鎖結構見 (24)，當中VP1和VP2的施事和受事皆相同，VP1所述的動作代表了實現VP2所指動作的具體方式，並且，VP1的動作在時間上要先於VP2的動作發生。這兩個VP在意義上不是伴隨方式關係，而是「方式修飾關係」。

(24) 西北漢語裡方式修飾關係的連鎖結構：

- a. <甘肅臨夏>火車票訂下著買上了通過預定的方式買到了。
- b. <西寧>東西找著買了兩個月了一直找那個東西來買它，已經兩個月了。
- c. <烏魯木齊>機票訂底買上咧機票通過預定的方式買到了。（王燕2004）

第三種特殊的連鎖結構見 (25) 中帶「著」的謂詞性短語。當中VP1和VP2的施事不同（受事可能相同），如 (25b) 的「娃娃哄得著睡下」裡，「娃娃」是第一個動詞「哄」的受事，是第二個動詞「睡」的施事。

(25) 西北漢語裡異體致使關係的連鎖結構：

- a. <山西定襄>我給他做著吃些麵我為他做麵，他吃麵。（范慧琴2007）
- b. <甘肅敦煌>娃娃哄得睡下咧你再來娃娃哄睡了你再來。（劉伶1988）
- c. <西寧>家哄下娃娃著睡下了他哄娃娃、娃娃睡著了。

在這種連鎖結構中，執行VP1的動作是實現VP2動作的前提，這種語義關係雖然與使役式相似，但該結構在句法形式上卻類似連動式，因為 (25) 謂語中的V1並非使役動詞，它後面常常沒有使役的受事實語。這種連鎖結構的語義關係可稱為「異體致使關係」。西北漢語裡，這三類特殊的連鎖結構都要在VP1之後附加「著」，這個「著」起到了連鎖標記的作用。

3.3 狀中式、動趨式、使役式用「著」

漢語裡，副詞、形容詞或動詞可以作狀語來描摹動作的情狀，如「快點來」「高興地說」「捎帶問問」，這種「狀語+核心VP」的語義關係可稱為「摹狀修飾關係」。北京話裡這類狀中式通常不用助詞「著」，但很多西北方言裡，這種狀中式的狀語之後會附上助詞「著」，見 (26)。

(26) 西北漢語裡摹狀修飾關係的狀中式：

- a. <山西洪洞>你跟那說一下，得那快些兒著來讓他快點來。（喬全生2000）
- b. <西寧>你幫我捎帶著問一個你幫我捎帶問一問吧。| 不能那樣著比不能那樣比。
- c. <甘肅甘溝>兩個丫頭高興著說著哩兩個姑娘高興地說話呢。
- d. <蘭州>老王這兩天積極著入黨呢老王這兩天積極地忙著入黨呢。

有一些西北方言的「著」還會用於標記動趨式，見 (27)，當中「著」插在趨向補語之前，擔任了趨向補語標記。

(27) 一些西北漢語的動趨式用「著」：

- a. <寧夏固原>你給咱拿著來幾個蘋果吧。你給我們拿來幾個蘋果吧。
- b. <西寧>把信給家寄著過去。把信件給他寄過去。
- c. <烏魯木齊>東西能不能給給寄底來。東西能不能給我寄過來？（王燕2005）
- d. <甘肅臨夏>一個嘎妮哈帶著來了。帶來了一個姑娘。

一部分西北方言裡，「著」可插在使役式的兩個VP之間擔任連鎖標記。它有兩種句法位置：一種位置是「著」緊附於主要動詞V1之後，位於使役賓語之前，見 (28a)；另一種位置是「著」插在整個VP1之後，位於使役賓語之後，見 (28b)。

(28) 一些西北漢語的使役式用「著」：

- a. <西寧>老師鼓勵著娃娃好好學習。老師鼓勵孩子好好學習。 | <烏魯木齊>教底讓娃娃個人拿鉛倒個槍玩去。教孩子自己用鉛做個槍。（劉曉玲2003）
 | <甘肅臨夏>我們兀個選著當村長。我們選他當村長。
- b. <西寧>老闆打發家著去辦事了。老闆打發他去辦事了。 | <甘肅臨夏>你幾學生叫幾個著忙幫來。你的學生叫幾個來幫忙吧。

3.4 小結

總之，在西北漢語裡，多數連鎖結構傾向在VP之間插入功能近於「連鎖標記」的助詞「著」（以「連鎖標記」賅3.1節的「補語標記」和3.3節的「趨向補語標記」），從而形成了各種複雜的謂詞性結構。北京話的「著」沒有上述連鎖標記的用法。作為孤立語 (isolating languages) 的漢語被認為是連動型語言 (serializing languages)，在多數漢語方言裡，兩個動詞性成分組合時不會用任何形式標記，是無縫連接的。一批西北漢語由於用「著」作連鎖標記，就偏離了漢語「連動型」這個典型特徵。西北漢語「著」的這種異化用法也有「區域性推移」的特點：助詞「著」擔任連鎖標記的用法，在甘肅、青海等偏西的方言裡最為成熟（可標記的連鎖結構類型多，並且強制性高），在寧夏、陝西等中部的西北漢語裡則相對受限，在山西等偏東的西北漢語裡僅是零星地出現。

4. 與民族語接觸引發的演變

4.1 體助詞「著」的歷史來源：西北漢語的創新

西北漢語裡，表達非完整體事件的「VO著」式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不是「存古」形式。

首先，這種語序不是存古，體助詞「著」產生於「V著O」式而非「VO著」式。根據呂叔湘(1984[1956])、王力(1980[1958])、梅祖麟(1988)、蔣紹愚(2005[1994])等研究，「著」的詞源為表示「附著」的動詞，它可用於「V+著+O」式，如「放著庭中_{放在庭中}」（《三國志》），當中的「著」類似於結果補語；唐代時，「V+著+O」式的賓語O由「處所義NP」擴展到「受事義NP」，這種擴展首先發生在靜態持續句中，如「堆著黃金無買處」（王建《北邙行》），然後又延伸到動態進行句中，如「如戰陣廝殺，搥著鼓」（《朱子語類輯略》卷七）。在這些持續性事件的表達中，「著」不可再闡釋為附著義，它已變為持續體助詞。可見，「著」從動詞變為體助詞始終位於賓語O之前。而且，從「著」的歷時發展看，它標記非完整體並無「VO著」和「V著O」交替的階段，文獻中未見標示非完整體的「著」有「VO著」式的用例。

其次，西北漢語「著」所標示的非完整體意義如此廣泛，這個現象不見於歷史文獻，現有的歷時研究未見有報導古漢語「著」可標記2.1.2節所呈現的各種特殊的非完整體的。西北漢語「著」作連鎖標記的用法更不見於古漢語文獻和其他漢語方言。

退一步看，倘若將「VO著」式視為存古，就難以解釋該格式「越往西越發達」的區域性推移趨勢（2.4節）。北方漢語裡，晉語被公認為是存古特徵最多的方言，但晉語的「VO著」式在使用上遠不如甘肅、青海等西北官話的那麼發達。因此，助詞「著」在非完整體表達及連鎖結構中的特異用法無疑是西北漢語裡的創新性功能。

4.2 與西北民族語的比較

漢語助詞「著」的上述創新性用法僅見於西北方言，這應非偶然。鑒於西北漢語與當地民族語有深入的接觸關係，有必要將西北漢語的「著」與當地民族語的相應標記做比較。中國西北的主要語族有蒙古語族、突厥語族和藏緬語族，我們選取以下幾種民族語作比較：喀爾

喀蒙語、東部固裕語、土族語 (Mangghuer)、東鄉語、土耳其語、維吾爾語、拉薩藏語。前四種均屬蒙古語族，喀爾喀蒙古語、拉薩藏語和維吾爾語的材料來自筆者的調查。我們的民族語調查得到中國少數民族語研究者的協助，調查結果得到他們的訂正。需解釋的是，有關突厥語的語料，我們以土耳其語為主，這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目前中國西北突厥語的參考語法描寫不足，筆者的調查也不夠。不過，突厥語族的各語言在時體態系統上差異不大，所以，這種對應性比較用土耳其語作代表應該不影響結論的方向。本節限於篇幅，只能列出少數典型的民族語例句。

比較發現，西北民族語的非完整體標記及連鎖標記跟西北漢語的「著」存在高度平行的功能對應關係。蒙古語族最為典型，其非完整體標記幾乎在所有功能上都與西北漢語的「著」呈現出相對整齊的對應關係。喀爾喀蒙語裡非完整體的核心標記是係詞「-bai」，它可用於2.1節所述的各種非完整體表達中，在某些非完整體表達中它還要結合非完整體助詞「-j」形成「-j-bai」組合，見(29)。

(29) 喀爾喀蒙語 -j、-bai 的非完整體功能：

- a. *bi mungu-tei yav-j-bai-na.*
1:SG money-COM walk-IPFV-COP-PRE
'I take money with me.' 我帶著錢呢。 (附著性狀態)
- b. *bing dotor boortsog havchi-j-bai-na.*
pancake fried bread stick clamp-IPFV-COP-PRE
'The pancake is sandwiched with a fried bread stick.' 大餅裡夾著個油條。
(存在性狀態)
- c. *ter zagas uh-sen bai-na.*
that fish die-PERF COP-PRE
'That fish has died.' 魚是死的。 (達成性狀態)
- d. *manai-d baishin bai-na.*
my home house COP-PRE
'My family has a house.' 我家有房子。 (穩定狀態)
- e. *bi odoo nooson tsamts-aa umsu-j-bai-na.*
1:SG now sweater-REFL put on-IPFV-COP-PRE
'I am putting on a sweater.' 我正穿衣裳呢。 (時點進行)
- f. *ter oirdoo em uu-j-bai-gaa.*
3:SG recently medicine drink-IPFV-COP-PRE
'He is eating medicine recently.' 他最近吃著藥呢。 (時段進行)

- g. *ter odoo bayartai bai-na.*
3:SG now happy COP-PRE
'He is happy now.' 他現在很高興。 (暫時性狀態)
- h. *amidral jil jilees saijir-ch-bai-na.*
life year by year get better-IPFV-COP-PRE
'Life gets better every year.' 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漸變性進行)
- i. *ter odoo oyutan bai-na.*
3:SG now college student COP-PRE
'Now he is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現在他還是大學生呢。
(慣常的功能性質)

另一方面，喀爾喀蒙語的「-j」還能夠在各類連鎖結構裡擔任連鎖標記，見(30)。

(30) 喀爾喀蒙語的動詞連鎖結構：

- a. *bi tuuniig udahgui ir-ne ge-j bodo-j-bai-na.*
1:SG 3:SG:OBJ soon come-FUT QUOT-IPFV think-IPFV-COP-PRE
'I think he will come soon.' 我想他一會兒就會來。 (言說內容關係)
- b. *ter namaig zaa-j zagna-j ehel-sen.*
3:SG 1:SG:OBJ point-VCM scold-VCM begin-PAS
'He began to scold me with his finger pointing at me.' 他手指著我罵起來。
(伴隨方式關係)
- c. *eej margaash zaha-d ochi-j nogoo av-na.*
mother tomorrow market-DAT go-VCM vegetable buy-FUT
'My mother will go to the market to buy some vegetables tomorrow.' 我媽明天會到市場買些菜。 (承接目的關係)
- d. *ene daavuug-aar neg umd esge-n hii-h bolomjtoi.*
this cloth-INS one trousers cut-VCM make-FUT possibly
'This piece of cloth can be cut and made into a pair of trousers.' 這塊布可以剪了做條褲子。 (同指關係)
- e. *huuhed bayartai toglo-j-bai-na.*
children happy play-IPFV-COP-PRE
'The children are playing happily.' 孩子們高興地玩兒著呢。
(摹狀修飾關係)

從語料中可看出，蒙語的非完整體標記對謂詞VP的類型沒有什麼限制，它可以搭配靜態謂詞和達成動詞。這一點也與西北漢語的「著」是一致的(2.2節)。總之，蒙語裡兼作非完整體標記和連鎖標記的附綴與西北漢語的「著」在使用上是高度對應的。

土耳其語的一般時 (aroist) 標記「-yor」及其變體 [例 (31)]、拉薩藏語的一系列存在體 (existential) 標記「*hdug*、*bt*、*jod*」 [例 (32)] 在非完整體功能上也是跟西北漢語的「著」大致對應。

(31) 土耳其語的非完整體 (Lewis 1967; Kornfilt 1997) :

- a. *burada haziran ayından beri oturu-yor.*
here June from this month since live-AOR
'He has been living here since the month of June.' 他自六月起就一直在這兒住著呢。 (時段進行)
- b. *yeni gozluk -ler -im -le sen -I gayet iyi gor-uyor -um.*
new spectacle -PL. -i.SG. -INS you -ACC very good see-AOR -1.SG
'I see you very well with my new spectacles.' 我用新眼鏡看見你了。 (達成性狀態)
- c. *Hasan cocuk -lar -in -I cok sev-er.*
Hasan child -PL. -3.SG -ACC very love-AOR
'Hasan loves his children very much.' 漢森很喜歡孩子。 (穩定狀態)
- d. *Hasan cay -in -I ic-iyor.*
Hasan tea -3.SG -ACC drink-PRO
'Hasan is drinking his tea.' 漢森正喝茶呢。 (時點進行)
- e. *Hasan her sabah kahvalti ed -er.*
Hasan every morning breakfast do -AOR
'Hasan has breakfast every morning.' 漢森每天都吃早飯。 (慣常的條件規律)
- f. *Hasan boyleikle yaris -I kazan -mus ol -uyor -du.*
Hasan thus competition -ACC win -Perfect be -PRO. -Past
'Hasan was thus being the winner of the competition.' 漢森是那個比賽的贏家。 (慣常的功能性質)

(32) 拉薩藏語的非完整體表達:

- a. *kho-s de.rin bal.thas gyon-'dug.*
3:SG-SUB today sweater wear-EXT
'He wears a sweater today.' 他今天穿著件毛衣。 (附著性狀態)
- b. *dep nang par.gcig blugs 'dug.*
book inside-LOC photo put EXT
'There is a photo in the book.' 書本裡夾著一張照片。 (存在性狀態)
- c. *nya de ni shi-'dug.*
fish that mood particle die-EXT
'The fish has died.' 魚是死的。 (達成性狀態)

- d. *kho.rang bu.mo de-r ha.cang dga-po'dug.*
 3:SG-SUB girl that-all very like-IPFV.EXT
 'He likes that girl.' 他喜歡那個姑娘。 (穩定狀態)
- e. *nga-s bal-la gyon-bzhin.yod*
 1:SG-SUB sweater-OBJ put on-EXT
 'I am putting on a sweater.' 我正穿衣裳呢。 (時點進行)
- f. *nye.lam kho-s krung.sman 'thung-gi'dug*
 recently 3:SG-SUB Chinese medicine drink-IPFV.EXT
 'He is eating Chinese medicine recently.' 他最近吃著中藥呢。 (時段進行)
- g. *nga nal-gi'dug.*
 1:SG.ABS ill-IPFV.EXT
 'I am ill.' 我病了。 (暫時性狀態)
- h. *nga-gi tsang-gis rgyun.du thug.pa 'thung-gi.yod.*
 1:SG-GEN ome-ERG often noodle eat-IPFV.EXT
 'My family often eat noodles.' 我家常常吃麵。 (慣常的高頻活動)
- i. *dgun.kha-r pe.cin-du kha.ba 'bab-kyi'dug.*
 winter-LOC Beijing-LOC snow fall-IPFV.EXT
 'It snows in winter in Beijing.' 北京冬天會下雪。 (慣常的條件規律)

不過，在突厥語和藏語裡，很多連鎖標記雖然與西北漢語的「著」存在功能對應關係，但它們與本語言的非完整體標記並不同源，見(33-34)，這些連鎖標記一般形式多樣，不同的形式用於標示兩個VP之間不同的語義關係。

(33) 土耳其語的連鎖標記 -arak (Kornfilt 1997):

- ben etraf-ım-a bak-arak yür-ür-üm*
 I around-1:SG-DAT look-VCM walk-AOR-1:SG
 'I walk, looking around.' 我看著周遭環境走路。 (伴隨方式關係)

(34) 拉薩藏語的連鎖標記 -nas:

- a. *kho-s byis.pa snyor-nas brnyan 'phrin-la blta-bzhin'dug*
 3:SG-ERG children hold-conv TV-all watch-IPFV.EXT
 'He is watching TV with the child in his arms.' 他抱著孩子看電視呢。
 (伴隨方式關係)
- b. *kho-s gyon.chas phud -nas nyal byung.*
 3:SG-ERG clothes put off-conv sleep become
 'He took off the clothes and went to bed.' 他脫了衣裳睡覺去了。
 (承接目的關係)

如此一來，這些民族語的非完整體標記（或一般時標記）與西北漢語「著」的功能對應關係便顯得不太明朗。但是，這種情況不會影響「西北漢語『著』與西北民族語的連鎖標記有接觸性聯繫」這個整體圖景。首先，漢語是典型的連動型語言，動詞性成分相連原本是不用連鎖標記的，西北漢語「著」承擔連鎖標記的功能很難在漢語史及其他漢語方言裡找到源頭，這種情況必定不是漢語自發產生的用法。第二，西北漢語的「著」跟西北民族語裡形式多樣的連鎖標記承擔相似的功能，它們都用於標示連用的兩個VP之間有句法依存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西北漢語「著」作連鎖標記的用法是西北漢語與西北民族語接觸而引發的演變。此外，上述民族語中未找到與 (28) 使役式的「著」相當的標記，這應該是因為這些民族語的使役結構不是像漢語那樣由使役動詞構成，而是用形態手段——在動詞上附加一個使役標記 (causative suffixes)。

最後看，西北民族語的非完整體標記皆要用於否定句，見 (35-36)，這也跟一部分西北漢語「著」搭配否定副詞的表現 (2.3節) 對應起來。

(35) 喀爾喀蒙語的非完整體 -bai 用於否定句：

- a. *ter odoo nom unshih-gui bai-na.*
3:SG now book read-NEG COP-PRE
'He is not reading a book.' 他沒在讀書。
- b. *cambar deer useg baih-gui bai-na.*
on the blackboard character have-NEG COP-PRE
'There is no character written on the blackboard.' 黑板上沒寫字。

(36) 拉薩藏語的非完整體 -fidug 用於否定句：

- kho-s da.lta dpe.cha-r blta-gi.mi.'dug.*
3:SG-ERG now book-all see-NEG.IPFV.EXT
'He is not reading a book.' 他沒在讀書。

綜上所述，西北漢語的「著」與西北民族語的非完整體標記（蒙古語「非完整體標記+係詞」、突厥語的一般時標記、藏語「非完整體標記+存在體助動詞」）及西北民族語的連鎖標記在句法語義上呈現出很大的平行性。再考慮到「著」的特異用法又不見於其他漢語方言，我們斷定：西北漢語「著」的一系列特殊現象是漢語和當地民族語長期接觸所引發的演變。

5. 接觸性演變的新機制「妥協性創新」

漢語和西北民族語是類型迥異的兩種語言，而兩類結構迥異的語言發生接觸關係，會在不同方面相互影響。在漢語與民族語的接觸中，民族語的各種句法特徵會相應地滲透到同地域的漢語變體中，理論上滲透的模式有若干可能性。最極端的一種結果是兩種語言系統的交錯融合，形成混合語 (creolized languages)，例如，融合漢語詞彙和藏語句法的「倒話」（阿錯·意西微薩2004）就是漢語和藏語的混合語。不過，更多的接觸引發演變的結果是本語言不失其獨立性，僅是少數特徵發生變異。這種少數特徵的變異就是學界常討論的「接觸引發的語言演變」 (contact-induced linguistic transfer)，如 Heine & Kuteva (2005) 「語法複製」 (grammatical replication) 理論中的「語序重組」 (reordering)，它指「一個語言（複製語）的使用者依照另一語言（模式語）的句法和形態模式來重排 (rearrange) 或擇定 (narrow) 自己語言裡意義單位的語序」（吳福祥2009;2012）。簡言之，語法複製是外語言的模式完全取代本語言的原有模式。

然而，西北漢語「著」的特異用法不能用語法複製來概括，因為由語法複製得來的變異格式都是以外語言的模式作「範本」，變異格式與外語言的相應結構式有語序對應關係，而「VO著」的語序模式在外語言中沒有對應的「範本」：它既不是漢語原有的，也不是西北民族語所有的，而是一種「無中生有」的「創新」。這種接觸引發的「創新性演變」值得探索。要闡釋它的發生機制必須先比較漢語與西北民族語在語法系統上存在哪些差異。第一，漢語屬於孤立語，依靠句法（如語序和虛詞）來顯示語法功能，西北民族語（尤其是突厥語、蒙古語）則主要依靠形態 (morphology)。第二，漢語以VO為主要語序，若有賓語，附於V上的體標記會位於「V+O」之間，這種體標記不在句末；西北民族語則是典型的OV型語言，附於V上的體標記要在整個VP之後，其體標記常見於句末。第三，漢語的體標記發達，但專門的時制 (tense) 標記很匱乏，而很多西北民族語有發達的時制系統。第四，漢語是公認的連動型語言，它的兩個VP在搭配時不用任何句法標記，是做無縫連接的，兩個連用的VP如同一個成分。這是任何西北民族語都不具備的句法特徵，這些民族語的兩個VP若要搭配在一起，必須有句法標記插入在這兩個VP之間。

基於這些認識，下文就從兩方面來闡釋西北漢語「著」的變異機制：一是形式上句法位置的改變；二是語義上功能的變異。

5.1 句法位置的變異：妥協性創新

Thomason (2007) 談到，在語言接觸的初期通常存在「協商 (negotiation) 機制」，不同語言的母語者需要交互融合，就會尋找一種能滿足各自語言使用需求的共同語言形式，這種語言形式要有利於雙方的交流理解。這一理念正適用於本文探討的現象。當VO型的漢語跟OV型的西北民族語相遇時，會碰到一個明顯的矛盾：在帶賓語的句子中，若為滿足西北民族語「以動詞結句」的基本模式，就要把賓語移到動詞之前，這與漢語固有的VO式語序相衝突；若為保留漢語的VO語序，就不能滿足西北民族語「以動詞結句」的模式。這個矛盾在非完整體的表達裡得到了調和，西北漢語的「VO著」式正是看似不相容的兩種語言在相遇時「協商和妥協 (compromise)」的結果。西北漢語僅將V上的附綴「著」後移到VO之後，這樣一來，既保留了漢語原本的VO式語序這個核心特徵，又使句子看似以動詞性成分結句。在表達非完整體事件的「VO著」式中，VO如同被打包為一個複合型動詞，附綴「著」仍似附於一個動詞上，這便吻合於OV型的民族語「以動詞結句」的模式，使漢語與民族語有粗略的近似性。可見，這種句法變化照顧了接觸雙方的核心語言習慣 (core habits of speaking)，它不是生硬地借用或複製對方的舊形式，而是創造一個新形式來巧妙地與對方達成「妥協」。這是語言接觸性演變的最佳境界：各讓一步，達到雙贏。我們將這種接觸引發的語法演變稱為「妥協性創新」。

持語言演化論 (language evolution) 觀點的語言學者認為，語言是一個複雜而具有適應能力的自組織系統 (self-organizing system) (Holland 2005)，這種系統通過各主體 (agents) 之間長期的適應性互動而產生，並繼續進化以保持對主體的需要和性能的適應性 (Steels 2002)。受這種觀點的啟發，我們主張，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亦可看作一種語言進化的過程，其終極結果是產生一種新語言（無論它與源出語言的差異多麼細微）。發生接觸的兩種語言的說話者就是適應性主體 (adaptive agents)，分別標記為AA1和AA2，他們既有合作，也有競爭，還有妥協。Holland (2005) 指出「In a C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re is always a tradeoff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這兩個術語可擴展為創新 (innovation) (即：採用其他主體的特點) 和守舊 (retention) (即：保留本身的原有特點)。Holland 進一步指出「(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there is a **middle ground** combin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這個「middle ground (中間地帶)」可闡釋為妥協的最佳結果。當AA1和AA2發生接觸，他們所做的是盡力創造新的語言形式來迎合各自的需要。因此，創造新語言形式的過程理應是解決衝突的過程，這如同其他任何妥協性行為的圖景一樣，最佳結果是一種雙贏的局面——各個參與者在不同的方面上獲利。

在這種理論框架下，西北漢語的非完整體表達式「VO著」便可看作一種最佳的雙贏性策略，它一箭雙雕，兼顧了漢語和民族語兩方面的需要。漢語和同地域的民族語作為兩種適應性主體AA1和AA2做協商妥協時，都希望使各自的付出最小化（儘量少地改變各自的核心特徵），而使各自的獲利最大化（儘量多地保留各自的原有特徵）。漢語的核心特徵是VO語序，西北民族語則是OV語序，這種看似不可調和的衝突似乎沒有可以相互妥協的「中間地帶」。但是，而今我們正看到，漢語將原本的「V著O」式變為「VO著」式就創造了一個很好的中間地帶，巧妙地解決了兩種語言之間的結構衝突，漢語和民族語的需要都得到滿足。對漢語而言，其基本的VO語序得以保留；對西北民族語而言，其核心特徵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存活：動詞性附綴位於整個謂語之後、接近句末，謂語VO如同被打包成一個複合型動詞，整句看似以動詞性成分結句，且「著」近於句末的位置正是西北民族語裡時體標記的常規句法位置。從這一角度講，「VO著」的VO可視為一個「句法複合動詞」，因為它的後面緊附一個動詞附綴（至少其前身是動詞附綴）。根據橋本萬太郎(2008[1978])和張敏(2010)，漢語的「動後限制」(postverbal constraints)⁴源於中國北方OV型語言處理定勢的影響，西北漢語在這方面走得更深，它對動詞後的單個成分同樣有限制，於是，西北漢語有了「動後打包策略」(postverbal packaging strategy)⁵：動詞即使只帶一個賓語，一部分北方漢語也運用各種策略

4. 「動後限制」是被很多漢語學家接受的理論假設 (Chao 1968; Huang 1984; Li 1985; Sybesma 1999)，Huang (1984) 稱之為的「短語結構條件」(phrase structure condition)，可直觀描述為：漢語裡動詞之後最多只能跟一個成分，動詞之前可有無限多的成分，動詞必須在靠近句末的位置出現。

5. 張敏 (2010) 解釋道：「『打包/包裝』是一種『偽裝 (camouflage)』：將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的東西，用表面形式相似的方式，裝扮成像那麼回事...北方話對動詞之後的

將「VO」格式包裝成沒有賓語的形式，從而形成「動詞結句」之貌，其策略之一就是通過動詞附綴的後移將VO短語偽裝成一個「准複合詞」。我們可為張敏的這個假設提供更多證據，在一些西北漢語中，「V著O」和「VO著」都可用於動態進行句中，但兩者是條件變體：當賓語是一個長而複雜的名詞短語，很多西北漢語方言就傾向選用「V著O」式，如「<蘭州>張三正吃著他媽做的蘭州拉麵呢」；當賓語是簡單名詞，西北漢語必須用「VO著」式，如「<蘭州>張三正吃麵著呢」。這種現象應該是因為「V+簡單NP」更容易被打包成一個複合詞。簡言之，「VO著」式因貌似「複合動詞V+著」而接近西北民族語的句法模式「V+Aspect-suffix」。

另外，「VO著」式在漢語中也有充分的發展空間。漢語的句末位置常有助詞，並且允許多個助詞連用，如「<北京>他還當了縣長了呢！」。當「VO著」式作核心謂語時，接近句末的「著」即使後接「呢」，也很容易被闡釋為與「了₂」等同類的句末助詞。因此，「VO著」式在很多方面都符合漢語的基本句法模式，並不算十分異化的格式。

西北漢語「著」的連鎖標記功能是這種接觸引發演變的另一部分，它也有句法形式的「妥協性創新」。一方面，作連鎖標記的「著」在漢語句法中沒有原本的位置，它是仿照西北民族語連鎖結構的句法模式，以「自行插入」到漢語的連動式的形式生成的；另一方面，西北漢語創新出來的連鎖結構「VO1+著+VP2」保留了漢語VO語序的核心特徵，這不同於西北民族語的相應形式（民族語是OV語序）。漢語和西北民族語在連鎖結構上存在結構差異，漢語的連動式裡VP1和VP2之間沒有任何形式的標記隔開，而西北民族語裡兩個動詞性成分相連有豐富的標記。這並不代表這兩種形式迥異的連鎖結構沒有協商妥協的「中間地帶」。首先，漢語「著」本就能夠出現在連鎖結構「VP1+VP2」裡，如 (37a) 這種伴隨關係的連動式和 (37b) 這種帶謂詞性賓語的動賓式。儘管當中的「著」為持續體助詞，但這為它成長為連動標記提供了土壤。

成分（無論是雙成分還是單成分）都有一定的『打包』傾向：將動詞之後的成分往少裡包裝，而不是往多裡包裝；將非賓語性質的成分往賓語方向包裝，而不是將賓語性質的成分往非賓語的方向包裝。」

(37) 北京話的連鎖結構用「著」：

- a. [連動式] 他唱著歌兒上學去了。
- b. [動賓式] 他喊著要買房子。

第二，漢語原有的連動式「V1+著+(O)+VP2」是體助詞「著」與連鎖結構發生互動的結構式，它的能產性極高，如 (38a)，「著」容易在這種連動式裡出現。當這種連動式的V1後面沒有賓語時，如 (38b)，「著」在表層句法上很像蒙語、藏語等語言的連鎖標記。

(38) 北京話裡伴隨關係的連動式「V1+著+VP2」：

- a. 他打著傘走路呢。| 這雙鞋看著難看，穿著舒服。
- b. 站著說話 | 把窗子開著睡覺⁶ | 花生豆炒著好吃。

於是，蒙語、藏語的母語者在習得漢語時很容易將「著」對等於本語言的連鎖標記——這是民族語的母語者對漢語的「重新闡釋」（見5.2節）。因此，我們推測，漢語伴隨關係的連動式「V1+著+VP2」為「著」演化成連鎖標記提供了「胎盤」：「著」在該格式裡以「偽連鎖標記」的面貌為起點，將連鎖標記的用法逐步擴展到其他連鎖結構中，從而與西北民族語的連鎖標記在形式及功能上都合拍。

總之，西北漢語的「著」無論是在核心謂語中「後移」，還是在連鎖結構中「自行插入」，都展示出語言演化中適應性主體（相接觸的兩個語言）是十分富有創造性的。

5.2 非完整體範疇內的「功能擴展」

西北漢語「著」在非完整體表達中的「功能變異」應該源於西北民族語的母語者在習得漢語時對「著」性質的「重新闡釋」(reinterpretation)。例如，突厥語族的母語者在學習漢語時，會感覺漢語的助詞「著」與突厥語言中的一般時標記極為相似，尤其是兩者都用於持續性事件的表達。於是，突厥語的母語者便將漢語的「著」視為突厥語一般時標記的對等形式，結果「著」就被誤用於突厥語的一般時標記可出現的其他表達式了。

民族語的接觸只是外部刺激，漢語的「著」本身也有潛力擴展語義功能，覆蓋到非完整體的整個範疇，因為「著」最初的體貌功

6. 西北漢語的把字式非常發達，連鎖結構的從屬成分VP1也傾向用把字式。

能就屬於非完整體中的典型意義。所以，西北漢語「著」的非完整體功能擴大化，是同一語義範疇內的「功能擴展」，這是接觸引發的語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不是機械的「功能複製」(functional copying)。只不過，西北漢語「著」強大的非完整體功能不見於其他漢語方言，這就要歸功於民族語的外部刺激，語言接觸應是這種功能擴展的第一推動力。

5.3 不同語義範疇間的「功能轉移」

西北漢語「著」作連鎖標記自然也是功能變異，但連鎖標記不屬非完整體範疇，這種功能變異可以歸為不同語義範疇之間的「功能轉移」，這不同於5.2節所述的「著」在非完整體範疇內部的功能擴展。或許有人認為，「著」的這種功能變異似是生硬地複製了西北民族語的連鎖標記的用法，這種現象大概不屬於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因為非完整體範疇與連鎖標記看似是沒有語義關聯的。筆者認為這一看法有待斟酌，相對於南方漢語而言，北方漢語應該更有希望發展出連鎖標記。據我們初步考察，南北漢語的連鎖結構有一個類型差異：東南漢語排斥在連鎖結構中用體助詞，北方漢語更喜歡在連鎖結構中用體助詞。

表2是筆者調查的語料，從中可見，北方漢語比東南漢語更傾向在連鎖結構的VP1上用到體助詞。表2顯示，即使連鎖結構的VP1含有持續體或完整體的意義，香港粵語、晉江閩語也十分排斥在VP1上附加體助詞，而北京話的相應表達傾向甚至強制在VP1上用到「著」「了」等體助詞。

特別是，北京話的「著」有時還可附於狀語之後，如「趕緊著辦」，這與連鎖標記的用法已經十分類似了。另外，山西、陝西、寧夏等中部北方漢語雖然沒有連鎖標記，但這些方言中可用於連動結構的體助詞有多種形式，除「著」外還有「上」「下」等，見(39)。這同樣顯示，北方漢語的連動結構裡體助詞的使用更發達。

(39) 中部北方漢語裡連鎖結構的體助詞：

- a. <山西定襄>炒下吃炒著吃可香哩。(范慧琴2007)
- b. <陝西神木>騎上毛驢騎著毛驢尋毛驢。(邢向東2002)
- c. <寧夏固原>站下站著說話。

表 2. 北京話、香港話、晉江話的連鎖結構

北京官話	香港粵語	晉江閩語
a. 他指望(著)你能幫他忙。	a. 佢指望[]你能够幫佢忙。	a. 伊想說[]你會tsa?伊。
b. 他這幾天打算(著)明年做生意呢。	b. 佢呢幾日打算[]明年去做生意。	b. 伊即幾日咧拍算[]新年去做生理。
c. 他騎*(著)車子上學去了。	c. 佢踩[]單車返學。	c. 伊坐[]車团去讀冊。
d. 他掃*(了)一下地準備請客。	d. 佢掃(咗)一下地準備請客。	d. 伊掃[]一下塗骹通度儂客來。
e. 你捎帶(著)告訴他一聲。	e. 你順便[]同佢講一聲。	e. 汝煞[]共伊說一聲。
f. 這事兒得趕緊(著)辦啊。	f. 呢件事要趕住[]做啊。	f. 即項事志著趕緊[]創。

說明：「[]」表示體助詞可能出現的位置。

南北漢語的連鎖結構在體貌詞的使用上呈現上面的類型差異，正好對應於南北地區非漢語的差異：北方阿勒泰語的連鎖結構必須用連鎖標記，南方苗瑤侗台語的連鎖結構拒絕連鎖標記，是典型的連動型語言（Dryer 2007；李雲兵2008）。換言之，北方漢語的連動結構傾向用體助詞「著」與北方民族語的連鎖結構必須用連鎖標記是正相關的。北方漢語的體標記「著」「上」「下」等得以在連動結構中發展起來，應該既有「內部基因」，即持續體與兩個動作的伴隨性語義是相合的，也有「外部土壤」，即中國北方的語言傾向在連鎖結構中加標記。理論上，體助詞「著」不是漢語連動結構「VP1+VP2」裡VP1的必有成分，因為很多漢語方言裡這種VP1可以不用持續體助詞。從這一角度講，山西、河北、山東等偏東的北方漢語裡，連動結構的VP1上用體標記「著」「上」「下」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擔了連鎖標記的功能。或者說，在連鎖結構的形式上，偏東的北方漢語裡在VP1上加體標記跟偏西的北方漢語裡在VP1上加連鎖標記是一個連續統，這兩種現象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只不過，偏東的北方漢語限於漢語原本的結構模式，只是將體助詞「著」緊附於VP1的動詞V上；而偏西的北方漢語則突破漢語的原有模式，將「著」附在整個VP1之後，同時盡量保留漢語原有的VO語序，這樣構成的連鎖結構就不會偏離漢語太遠。

總之，北方漢語的連鎖結構「VP1+VP2」裡，VP1傾向用體助詞的總趨勢為連鎖標記的生成打好了基礎，西北漢語的體助詞「著」發展為連鎖標記有原本的土壤滋養，這種演變不完全是生搬硬套北方民族語的句法形式。

5.4 小結

西北漢語助詞「著」所代表的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模式「妥協性創新」可總結為表3。

表 3. 西北漢語「著」的演變模式

結構類型及功能	句法位置	結構變異	功能變異：接觸引發的語法化
[核心謂語] 非完整體標記	V(O)著	妥協性創新	功能擴展（同一語義範疇之內）
[連鎖結構] 連鎖標記	V1(O)著 +VP2	妥協性創新	功能轉移（不同語義範疇之間）

這個演變模式包括兩個方面：（一）本語言堅守核心特徵，以保持身份。比如，多數西北漢語盡量保留了漢語原本的「VO」語序；（二）本語言調整邊緣特徵，從而與外語言的語法特徵形成一定的相似性。比如，西北漢語將功能詞「著」移到賓語後，形成「VO打包為一個成分、動詞結句」的假像，這樣更靠近西北民族語的句法模式。這種「協商和妥協」的結果便是產生一個全新的句法格式，它有別於兩個語言原有的句法模式，又與兩個語言的句法結構都有一定的相似度。

除卻理論探討，也希望本文的現象觀察能推動西北漢語相應事實的深入發掘。特別是，我們通過考察西北漢語的助詞「著」，梳理出了非完整體範疇的若干下位類型（2.1節），表1代表了基於漢語方言的比較整理出的非完整體類型體系，它或許有一定的跨語言普適性，這尚待更多語料的檢驗。

6. 餘論：關於接觸性演變的證據

本文在論證西北漢語「著」的特異表現是西北民族語接觸引發的語法演變時，不僅基於西北漢語和西北民族語確實有過深度接觸史，也通過語料比較展示西北漢語的「著」和西北民族語相應的語法標記具有很大的功能平行性（4.2節），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列出了另外兩項證

據展示「VO著」式表達持續性事件是西北漢語獨有的創新用法。當中的證據一是歷時來源上「著」的持續體功能產生於「V著O」式，不是「VO著」式（4.1節）；證據二是歷史文獻和其他漢語方言中「VO著」式都沒有表達已然持續性事件的功能（1.2節）。倘若本文不給這兩項證據，是不足以證明西北漢語的「VO著」式乃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的，因為甲語言的語法標記M和乙語言的語法標記N存在功能平行性也可能源於語言共性。只有充分論證M和N之間的功能平行性不是語言共性促動的普遍現象，才能證明它是甲語言和乙語言的接觸導致的區域演變。

一些研究在證明某個接觸性演變時，只談存在接觸關係的兩個語言裡相應的語法標記具有功能平行性，卻不考慮這種功能平行性也是跨語言/方言的共性現象。例如，陳前瑞（2006）提出北京話裡句末助詞「來著」的用法可能源於滿語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其理由是「來著」跟滿語的過去時標記存在相當的功能平行性。我們不讚同這個結論，因為陳前瑞所給的理由還不充足。經考察，北京話的「來著」在功能上基本對應於冀魯官話、中原官話、晉語的句末助詞「來」或「來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應於廣府粵語的句末助詞「嚟嘅」（文字對譯為北京話的「來的」），並且，這些方言的句末助詞「來」「嚟」在過去時功能上遠遠強過北京話的「來著」。再看，晉語、粵語等南北漢語跟滿語沒有過接觸史，這些漢語方言具有近似過去時標記的句末助詞應該是本語言自身發展的結果。由此可知，北京話「來著」不靠滿語接觸也能具備其現有的各種用法，那麼，要證明該詞的用法是外語言接觸引發的現象，就要補強更多證據了。

Acknowledgement

本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組部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項目「北方民族語的接觸與漢語的語法特徵」的階段性成果。文章基於筆者在香港科技大學的碩士學位論文（Fan 2011）修改而成，恩師張敏教授給予了悉心指導，北京大學的袁琳老師、廣東中山大學的邵明園老師為本文提供了西北民族語的語料，特此致謝。

List of abbreviations

ABS	absolutive (通格標記)
ACC	accusative (賓格標記)
AOR	aorist (一般時標記)
COM	comitative (伴隨格標記)
COP	copular (係詞)
DAT	dative (與格標記)
EMPH	emphasis (強調標記)
ERG	ergative (作格標記)
EXT	existential auxiliary (存在體助動詞)
FUT	future (將來時標記)
GEN	genitive (領屬格標記)
INS	instrumental (工具格標記)
IPFV	imperfective (非完整體標記)
NEG	negative (否定標記)
OBJ	object (賓語)
PAS	past (過去時標記)
PERF	perfective (完整體標記)
PL	plural (複數標記)
PRE	present (現在時標記)
PRO	pronominal (指代標記)
PURP	purpose (目的小句標記)
QUOT	quotative (直接引語標記)
REFL	reflexive (反身標記)
SG	singular (單數標記)
SUB	sublocative (主格標記)
VCM	verb-chaining marker (連鎖標記)

Reference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Dixon, R. M. W. (eds.). 2006.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hn & Perkins, Revere &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Qianrui (陳前瑞). 2003. Focality and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progressive and imperfective aspects 漢語內部視點體的聚焦度與主觀性.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4. 22–31.

- Chen, Qianrui (陳前瑞). 2006. Complementary discussion on Chinese particle “laizhe” 「來著」補論.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1. 22–27.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2007[1972]. *A grammar of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Revised ed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2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i Dryer, Matthew S. 2007. Word order. In Shopen, Timothy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1, 61–131.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n, Huiqin (范慧琴). 2007. *Dingxiang fangyan yufa yanjiu* 定襄方言語法研究.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Fan, Xiaolei. 2011. *The imperfective -ZHE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A typological stud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ster's thesis.)
- Guo, Lixia (郭利霞). 2006. The particle [tie? 0] in Shanyin dialect 山陰方言的 [tie? 0]. *Hunan Keji Xueyuan Xuebao* 湖南科技學院學報 6. 137–141.
- Hashimoto, Mantaro (橋本萬太郎). 2008[1978]. *Yuyan dili leixingxue* 語言地理類型學.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8 by Koubundou.) (Translated by Yu, Zhihong.)
- doi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land, John H. 2005. Language acquisition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In Minett, James W. & Wang, William S.-Y.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change and emergence: Essays in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411–435.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Huang, C.-T. James. 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2). 53–78.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2005[1994]. *Jindai Hanyu yanjiu gaiyao* 近代漢語研究概要.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Kimura, Hideki (木村英樹). 1983. Guanyu buyuxing ciwei “zhe” he “le” 關於補語性詞尾「著/zhe/」和「了/le/」.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7(2). 22–30.
- Kornfilt, Jaklin. 1997. *Turkish*. London: Routledge.
- Krifka, Manfred & Pelletier, Francis J. & Carlson, Gregory N. & ter Meulen, Alice & Link, Godehard & Chierchia, Gennaro. 1995. Genericity: An introduction. In Carlson, Gregory N. & Pelletier, Francis Jeffrey (eds.), *The generic book*, 1–12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wis, G. L. 1967. *Turkish gramm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i, Qian (李倩). 1997. Ningxia Zhongning fangyan de xuci “zhe” 寧夏中寧方言的虛詞「著」.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65(4). 46–56.

- Li, Yen-Hui Audrey. 1985. Abstract case in Chines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 Yunbing (李雲兵). 2008.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n word orders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Southern China* 中國南方民族語言語序類型研究.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iu, Ling (劉伶). 1988. *Dunhuang dialect and its history* 敦煌方言志.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 Liu, Xiao-ling (劉曉玲). 2003. Two special ways of using “底” in Xinjiang dialect 新疆漢語方言「底[ti]」的兩種特殊用法. *Yuyan yu Fanyi* 語言與翻譯 3. 19–21.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84[1956]. The modal particles zai (在) and zhuo (著) in the Jingde Chuan Deng Lu 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 *Studies in Chinese grammar* 漢語語法論文集, 58–72. Revise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8.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Mandarin zhe 着, Wu Tsi 仔, Southern Min ti⁶ 著 and their cognates in Chinese dialects 漢語方言裡虛詞「著」字三種用法的來源.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3. 193–216.
- Qiao, Quansheng (喬全生). 1998. A note on auxiliary “著” 從洪洞方言看唐宋以來助詞「著」的性質. *Fangyan* 方言 2. 150–156.
- Qiao, Quansheng (喬全生). 2000. *Jin fangyan yufa yanjiu* 晉方言語法研究.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Ren, Bisheng (任碧生). 2006. *Qinghai fangyan yufa zhuanti yanjiu* 青海方言語法專題研究. Xining: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Shi, Jiaqing (史甲慶). 2009. Hanyu fangyan jumuo yuqi “zhe” de yanjiu he fenlei 漢語方言句末語氣詞「著」的研究和分類. *Yuayn Yingyong Yanjiu* 語言應用研究 3. 35–36.
- Si, fuzhen (司富珍). 2004. Observations of subject-object-asymmetry phenomena in Chinese 漢語主賓不對稱現象考察.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3(1). 43–49.
- Slater, Keith W. 2003. *A grammar of mangghuer: A mongolic language of China's Qinghai-Gansu sprachbun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  Smith, Carlota S. 1997[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2nd edn. Dordrecht: Kluwer.
-  Steels, Luc. 2002. Grounding symbols through evolutionary language games. In Cangelosi, Angelo & Parisi, Domenico (eds.), *Simulating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211–226. London: Springer.
- Sun, Lixin (孫立新). 2003. Huxian fangyan de “zhe” 戶縣方言的「著」. In Dai, Zhaoming (戴昭銘) & Zhou, Lei (周磊) (eds.),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he tansuo: Shoujie Guoji Hanyu Fangyan Yuf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與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Sun, Lixin (孫立新). 2007. *Xi'an fangyan yanjiu* 西安方言研究. Xi'an: Xi'an Publishing House.
-  Sybesma, Rint. 1999. *The Mandarin VP*. Dordrecht: Kluwer.
-  Thomason, Sarah G. 2007. Language contact and deliberate change. *Journal of Language Contact* 1. 41–62.

- Tian, Gao (天高). 1996. Shanxi Hongdong, Linfen fangyan zhong zhuci "de" de yizhong zuoyong 山西洪洞、臨汾方言中助詞「的」的一種作用.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59(2). 39.
- Wang, Jingrong (王景榮). 2008. *Dongganyu, Hanyu Urumuqi fangyan timaozhuci yanjiu* 東干語、漢語烏魯木齊方言體貌助詞研究.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Wang, Li (王力). 1980[1958]. *Hanyu shigao* 漢語史稿.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Wang, Yan (王燕). 2004. Xinjiang Hanyu fangyan de chixuti jiqi xingshi biaoji 新疆漢語方言的持續體及其形式標記. *Xinjia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ban)* 新疆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4. 131–134.
- Wang, Yan (王燕). 2005. The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V₁D₁(底)+V₂" structure in the Ulumuqi (烏魯木齊) dialect 烏魯木齊話的「V₁底V₂」格式.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25(4). 75–77.
- Wang, Yuan (王媛). 2012. Eventuality and semantics of the progressive markers in Mandarin Chinese 謂詞性結構的事件性和現代漢語進行體標記的語義分析.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14(3). 234–245.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9. A new perspective on grammaticalization: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語法化的新視野——接觸引發的語法化.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11(3). 193–206.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2. Yuxu chongzu yu goushi kaoei: Yufa jigou fuzhi de liangzhong jizhi 語序重組與構式拷貝：語法結構複製的兩種機制. (Paper presented at Moving Forward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Hong Kong, 17–18 December 2012.)
- Wu, Yunji (伍雲姬). 1996.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Hunan dialects* 湖南方言的動態助詞.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02. *Shenmu fangyan yanjiu* 神木方言研究.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02. The origin of the particle "著" in Chinese dialects 漢語方言先時助詞「著」的來源.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2. 1–7.
- Yeshes Vodgsal A.tshogs (意西微薩·阿錯). 2004. *Daohua yanjiu* 倒話研究.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Yuan, Yulin (袁毓林). 1992. Qishi jushi "V+zhe!" fenxi 祈使句式「V+著!」分析.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4. 269–275.
- Zhang, Ansheng (張安生). 2000. *Tongxin fangyan yanjiu* 同心方言研究. Yinchuan: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Jianjun (張建軍). 2007. Gansu Linxia hua de xuci "zhe" 甘肅臨夏話的虛詞「著」. *Gansu Gaoshi Xuebao* 甘肅高師學報 6. 12–15.
- Zhang, Linlin (張林林). 1991. Jiujiang hua li de zhu 九江話裡的「著」.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5. 347.
- Zhang, Min (張敏). 2010. The postverbal constraint as a geographical continuum 「動後限制」的區域推移及其實質.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Comparative and Typological Research on Languages of China, Hong Kong, 8–9 May 2010.)

Zhou, Lei (周磊). 2006. Syntactic functions of the aspect marker *di* 底 of Urumqi dialect 烏魯木齊方言的體貌標記「底」的語法功用. *Fangyan* 方言 3. 201–216.

Abstract

The suffix *-zhe*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A typological study

The verbal suffix *-zhe* (著) in Mandarin mainly functions as an imperfective marker.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spoken in Shanxi, Shaanxi, Qinghai, Ningxia, Gansu,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the suffix *-zhe* has a number of peculiar characteristics. The most prominent one is that it takes a special position where no verbal suffix is expected to occur, i.e. it is placed after the object (V+O+*-zhe*) rather tha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verb (V+*-zhe*+O) as in Standard Mandarin and other varieties of Chinese. Furthermore, *-zhe* can co-occur with many more types of verb constellations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than in other Chinese dialects, including stative verbs (e.g. *shi* 是 ‘copula’, *you* 有 ‘have’, *zhidao* 知道 ‘know’) and achievement verbs (e.g. *si* 死 ‘die’, *ying* 贏 ‘win’, *lai* 來 ‘come’). In addition, the component verbs in verb-chaining constructions, such a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re often found accompanied by *-zhe* in the dialects spoken in Shaanxi, Gansu, and Xinjiang, even when the verb does not signal an ongoing action or a state of being.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e peculiarity found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is a result of syntactic change induced by the contact with the non-Han languages spoken in Northwest China, including Mongolian, Turkic, and Tibetan languages. The contact-induced change presents an interesting case illuminating the very nature of language as a self-organizing and adaptive system. The V+O+*-zhe* configuration reflects a perfect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languages in contact: in such a configuration, the canonical VO order of Chinese is maintained, while by moving the verb suffix to the clause-final position, it also complies with the verb-final trait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Keywords: *-zhe*, Northwestern Chinese, imperfective, verb-chaining construction, language contact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Xiaolei F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1
China
fanxiaolei2013@163.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1 April 2023

Date accepted: 18 July 2023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4